

引魂曲

YINHUN
Qǔ

也顾偕
著

一场人神大战，她为爱变身凤凰，他为爱逆天聚魂。
几世轮回变幻，她香魂凡尘肉身，他拼死护她周全。



引魂曲

YINHUN
QU

——也顾偕——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引魂曲 / 也顾偕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034-7087-5

I. ①引… II. ①也…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8737号

总 监 制：南派三叔

总 策 划：陈 文

责任编辑：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武汉立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18.5 字数：34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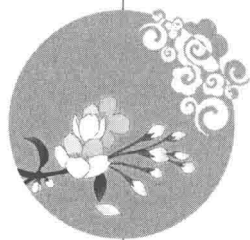
版 次：2016年3月第1版 印次：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34-7087-5

定 价：29.8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寄魂术	001
第二章	拜师	021
第三章	前尘八卦	034
第四章	呆相公	054
第五章	传宗接代	079
第六章	千年寒尸	103
第七章	太虚梦境	124
第八章	少殿下	138
第九章	精血凝聚蛊虫	147
第十章	三生镜照千年	158
第十一章	陷害	177
第十二章	苦无涯	191
第十三章	公主	197
第十四章	初识	203
第十五章	往事不可追忆	211
第十六章	一家三口逛集市	233
第十七章	真相	240
第十八章	前世今生	247
第十九章	陈年情劫	257
第二十章	结局	269
番外	玉慕卿	274
番外	饕兽	281



我认为作为一个男人不可耻。

作为一个寻花问柳的男人也不见得不光彩。

但倘若作为一个男人——确切地说是作为一个老男人还寻花问柳，只怕是既不高尚又不光彩，还能称之为可耻了吧？

而我，就是那可耻之人。

可这能怨我吗？能怨我吗？

我想，当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来了个乾坤大挪移，魂儿附在了古稀老人的躯壳里头，恐怕任谁都忍受不了刺激，悲怆之下难免会做出些出格的事情。

何况这老躯壳还未经我允许带了个把儿。而我委实不知该如何面对身上多出来的这一指“家伙”，凭我怎么纠结，又奈它何？

只得生生受下了这个现实。

这一场事故，真真是来得有些莫名与突然……

话说那一日。

“太上皇。”

我充耳不闻，整个人困倦得眯起了眼，总觉得自己置身于软绵绵的云上，一股淋漓畅快劲儿别提多舒服了。那云晃悠悠，香软极了，着实让人抓不稳。我左摸摸右摸摸，赞许地掐了掐。

“太上皇，别，别这样。”

“太上皇，您掐疼我了。”

我一惊，醒了……

睁眼间，满目皆是明黄之色，而自己身处于一片昏暗而密不透风的帷帐里，榻似乎是龙榻。

龙榻？我为何在龙榻？！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正死皮赖脸地拉着一个小太监的手，以力拔山兮气盖世之势占他便宜。

我怔了怔。

他也呆了呆。

我松开了不规矩的毛爪子。

小太监一溜索连滚带爬地滑下了榻，动作一气呵成，麻利极了。

我默不作声，板着脸只顾仔细瞅他。小太监穿着灰褂子，身子骨算是瘦弱纤细，这会儿双手着地，正趴在地上抖得紧。

他一慌，我倒出奇地平静了，环顾四周，觉着景致尤为陌生，琢磨半晌后，脸上挂起和善的笑容，手搭在床沿，身子前倾，故意凑近了，瞅了他一眼：“你叫什么名字？”

“小三儿。”

“名儿不错，只是不怎么道义。”

他一脸诚惶诚恐地望着我。

“我看你一小伙子长得人模人样的，不过倘若真能把小三该做的都做周全了，只怕公鸡不用打鸣都改下蛋了。”我意味深长地就着他跪趴的姿势，继续闲聊并引入正题，“你刚叫我什么？”

“太……太……太……”

太太？

这阉孩子占我便宜，我笑得很温柔。

那小太监一看我这样子，头便重重地往地上磕，浑身抖得筛糠似的，一边磕着一边还不忘畏畏缩缩地倒退，待退到了门口后便踉跄地爬了起来，心有余悸地觑了我一眼，探出脑袋朝外边求救：“传太医，传太医，太上皇中邪了。”

太上皇？

他叫我太上皇？！

我傻眼，颤颤巍巍地撑着龙榻，起了大半个身子，伸袖往外摸了摸，拾起了榻前案头

上的那柄铜镜。这一摸不打紧，猛地发现这双捧着镜子的手，枯瘦如柴，皮也皱皱的。

镜中这个人白发苍苍，神韵气质颇有些仙风傲骨。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人有雪花花的胡子。

我诧异地盯着他，他也诧异地瞪着我。

人生果然有很多未知与奇遇。

没有什么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换了性别来得惊恐，也没有什么比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百岁老人来得恐慌与不安。

如今这种让人既惊恐又恐慌不安的事儿就发生在我身上。

……我真的是赚了。

一早下来，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的是当朝臣子，有的是皇亲国戚。他们怀揣着悲伤的心情，站得或远或近，观望了我数炷香的时间借以满足彼此的好奇心后，脸上皆浮现两抹心满意足的红晕，一个个语重心长地宽慰我道：要保重身体，莫为了国事太过操劳，必要的时候他们甘愿替寡人去民间招来道士入殿驱邪。

但像眼前这两位专程跑来吃东西、举止乖巧又粉妆玉琢的小人儿却是很少见的。

一位正乖乖地坐着，小小个儿的人舔着手，眼弯弯。

一位正忙不迭地往嘴里塞着桂花糕，百忙之中还抽空腾出另一只手，试图伸向我面前的脆皮酥。

她们俩一位十四岁，一位八岁，听说都是寡人的皇孙女，只是一个木讷痴傻，一个机灵过了头。机灵的这个不消说了，是寡人最小的孙女。至于十四岁的大孙女，是因为当初在她额娘肚子里憋太久了，在难产与早产的双重挣扎之下，生下来后脑子便不大好使，整天也不见她说一句活。

对于这种生下来便有缺陷又不受人待见的家伙，我就特宝贝，觉得特亲切。

我悄无声息地把面前的糕点一股脑儿地全端到了她的面前，然后挪了挪屁股，正襟危坐，脸上虽是不耐烦极了，却不得不试图以鼓励的眼神安抚那正为我把脉的大医。

那老头正蹙着眉头，似乎百思不得其解。

好吧……

如此看来，问诊的时间比我想象中的要长一些了。

我捂嘴打了个哈欠，也有些乏意了，身子放软半躺在龙榻上。大皇孙女无声无息地依偎在我膝头，身子蜷缩成了一团。我颇为怜爱地瞅了她一眼，这小姑娘五官平庸，委实说不上漂亮，此刻她因犯困而半眯着眼睛，那双眼显得很迷茫与呆蠢。

而另一个小家伙仰着脸望了我一会儿，拿那油乎乎的手拽着软垫，小肉球般的身子试图往榻上爬。

我不免受了些惊吓，拿眼瞅着跪在地上为我把脉的太医，想让他为我解围。结果老太医还真慢悠悠地开了口：“臣以为，陛下偶感风寒，气虚肾亏，以致疲劳过度晕厥后引发了间歇性失忆，并无大碍，休养几日便能痊愈。”

这会儿屋里已经跪了好些个人，所幸地方很大，所以也不显得挤。

但在这不挤却又并不空旷的地方，这老太医竟能把这段话说得格外响亮。

我觑了一眼身旁的小太监与宫女们，他们垂着头，一副眼观鼻、鼻观心、不敢多事的样子，可是耳朵都竖了起来。

宫廷永远有是非，有是非的地方就有八卦。

好嘛，传老太医过来给我把个脉，就平白无故地给我挂了一个“色老头”的头衔。

宫廷果然是一个充满了阴险与斗争的地方。

我不乐意了，在传膳期间，我正气凛然地表示了我的不满，结果反响不错，今儿的鸭子做得皮脆里嫩又很油，就是肉有些韧，牙齿咬不动。酒足饭饱后，在两个后辈惊讶及崇拜的眼神下，我便重新开始反省人生，反省有三。

一、我是谁？

二、我来自何处？

三、这是哪儿？

关于我是谁，他们告诉我，我是太上皇。我有一个登了基的儿子，还有无数个皇孙皇孙女。

历经一番严肃、严谨又缜密的分析后，我觉着目前寄居在这个身体里的危险性不大。

为何这么说？

因为自我送走太医到现今酒足饭饱、昏昏欲睡，都没见过传说中的皇儿帝王，想必我一把老骨头在深宫内院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并不高，吃饱睡好之外应该也没性命之忧。

一顿下来，我思考又思考，不免有些伤神，伤身又伤神的我打了个饱嗝。两娃儿呆了呆。我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皇爷爷，今儿该带我们去太庙了。”八岁的小家伙倏地从软榻上滑了下来，仰视着我，奶声奶气且义正辞严地对我说。

太庙？

听起来就知道是个神灵庇佑又很有龙气的地方。

“你们想让寡人作陪逛太庙？”

两娃对视了一下，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惊讶了一番，木讷的大皇孙女居然也有想去的地方，委实难得。

都说圣上是天子，生的娃儿也叫龙子。那太庙里供着那么多的老天子、老龙子的牌位，香火又旺，想必灵验程度一定不比民间的寺庙差。我堂堂一大活人，只一打盹儿的工夫，就被莫名其妙地吸入了这躯体里。而在此之前，我是何人，住在何地，全然记不得了。或许，我该拜拜各位老祖宗，看能不能行个方便，赐我化解的法子。

我深思过后，敛眉，摆出了个自认为很威武的姿势，庄重地唤来几个太监，拾掇拾掇后，一左一右牵着两屁娃，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去拜祖宗烧纸钱玩儿。

太庙是何地？

太庙是皇帝的宗庙。古书有云：宗，尊也；庙，貌也。宗庙乃尊先祖貌也。太庙就是祭祀祖先的地方。

因而，此处很是幽静。

一缕光从高高的房梁处斜射下来，数百个祖宗牌位被供奉在案上，檀香袅袅升起，颇有些神圣不容侵犯的威严与庄重。

真真是气派。

气派中又有点超脱凡尘的意境。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悟到这个境界。

我斜眼觑了觑一旁昏昏欲睡的小皇孙女，眉上扬，不免有些失笑。她方才吵着闹着要过来，结果一入庙，整个人就歪歪腻腻地趴在我身上，睡得比谁都香。

可这毕竟是祖宗庙，真不知该由着这孩子睡下去还是唤醒她。正当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一位高僧手执佛珠，缓步朝我走来，袈裟微扬，身后隐隐传来阵阵经文声。

我一脸凛然正气，立马把娃儿往身后的宫人怀里一塞，目光望着高僧，神情也陡然虔诚多了。

一直东张西望的大皇孙女似乎也被我感染了，这会儿也安静了下来，把我的手抓紧了些。不知高僧是不是被免了三跪九叩之礼，总之他没拜我。

他不拜我……我就有些紧张。

紧张归紧张，但正紧事还是要做的。

“请问……”我眉一拧，思索又思索，庙宇之上我那饱受岁月蹂躏的老年声音与深沉稳妥的吐字夹在一阵阵细微不可闻的木鱼声里，显得颇为威严，遂又补了句，“能玩这个吗？”



我怕他不懂，四处望望，用双手做了个摇签的姿势。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高僧显然被我的话憾住，一直愣怔站着不动，给了我一个恨铁不成钢的眼神。

好在高僧不小气，转身当真把香火、筒、签给我呈上来了。

“老祖宗啊老祖宗，”我喜滋滋地捧着递来的签筒，颤微微地跪在地上，稳住心神，闭眼正儿八经地想了一想，然后默念出了声，“求您赐我一支签。”

……结果，蹦出了一支光秃秃的签。

哎呀，何解？我用质询的眼神望着他。

那位披着袈裟的高僧微俯身，双手拾起签，拿手往签头上一抹，嘴抿成有些不耐烦的样子，挺深沉地斜了我一眼，念道：“解签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君尔目下虽处在逆境，唯必须持之，不宜变之，见之状，为已周章，则愈形愈挫，不宜见异思迁，坚守旧之况，必有机缘之来，不可慌耶。”

然后他淡定地望着我。

那大皇孙女也瞅着我。

我懂了，这是只受虐签。让我逆来顺受。

“不知太上皇今儿求的是江山社稷，子孙福泽还是其他？”高僧合掌，悠悠游哉地唤人收拾了签筒，低头漫不经心地问了我一句。

“寡人怎会求这些？求的定是比这更为重要的事情。”

高僧愣住了，再望向我时便是一脸景仰。

我咳嗽了一下，低头挺不好意思地说：“寡人求的是月老姻缘。”

……就不许，老年人也有春天？

这一闹腾，其结果是——搂着娃儿的我被高僧很有礼貌地恭送了出去。只是我这脚刚踏出门槛，就听到了太庙里传来硬生生地闭门声。

小皇孙女浑然不知，仍歪着脑袋流口水。

我赞许地回望了一眼，摸了摸小家伙的毛发，一边瞅着那门，一边还不忘与太监瞎扯：“这年头万事防着点儿也是对的。免得阿猫阿狗都进了祖宗庙，偷了祖宗的牌位。”

太监望着我，敬佩得脸都青了。

大皇孙女握紧了我的手一个劲儿地往后拉，脸上除了呆滞的神情外总算多了些许不耐。我捋猫毛一般地顺了她一下，本想安抚地拍上一拍。岂料这一动，趴睡着的小家伙晃着脑袋，

不悦地拧起眉头，腻在我身上，小爪子搂着我的脖子，扭了扭，换了个方位打起了瞌睡。

我一把老骨头，年岁已高，单凭一己之力，着实不能伺候她俩。

“来人啊，把二位小主子送回各自的殿里去。”我抬目，扫了一眼，朝远远地跟着我们的两排小太监下了口谕。

小皇孙女陡然精神了，奶声奶气地问道：“皇爷爷，你给大皇姐求愿了吗？”

我征询地望着她。

她拿袖子一抹嘴边可疑的水渍，再乖巧地捻袖袍顺了顺我肩膀上的布料子，低头擦了半晌，继而摇头晃脑地说：“您早先就曾答应了我们，说要拜拜祖宗，问问我的大皇姐啥时才能好，问问她何时才能变得和我一样聪明。”

有这回事儿吗？我陷入了沉思。

“皇爷爷，皇爷爷。”小家伙抓着我的袍子扭啊扭。

“老祖宗说寡人的皇孙女们会一辈子福泽齐天，聪慧可爱。”我掰，继续掰。

小家伙高兴地瞅了眼她姐姐，那欢喜劲儿别提了。

我宽慰地摸了摸她俩柔软的毛发，朝太监们使了个眼色。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离去，我看着她们那小小的背影，不由得感叹万分，总觉得怪怪的，心里头憋得慌。

骗人是不对的。可我又怎会记得以前这身体的主人答应过她们什么。就连我也被困在这躯壳里，无法脱身。此番抽到的签虽称不上是好签，但也不坏。

既然太庙里的祖宗们都说没事，那就是没事儿了……

想到这儿我便舒畅了，做贼似的四处望了望，挽袖子朝一旁勾了勾手指，唤来了一个总是不离不弃地跟在我身后、长相也颇为清秀的太监。

我颤颤微微地扶着他的肩膀，小声说了句：“寡人内急。”

对于一早便困扰我的三个问题，总算勉强解决了一个。

至于我来自何处，这个问题太过复杂，在浩瀚的万千世界之中关于生命的来源，目前还没有个定数。所以我一垂死之人，就不试图探究了。

而，眼下这第三个问题吧，我望了望四周，皆是高墙，走的路似乎也不是方才那一条，而那个小太监只顾着低头在前面带路。

“等等……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现在是申时。”

“这与我方才问你的问题有何关联？”

小太监抄手又折了回来，凑在我耳边小声念叨了几下。我恍然大悟。

原来这条道通向御书房，我每日除了逗弄皇孙女外，剩下的时间都会顺道去看看太傅是如何面授机宜的，严肃点说就是趴在御书房外偷窥我皇孙……不，是视察太子的功课。

这不，因为刚才去了趟太庙，所以得抄近路走。

不知为何，我总觉得我这太上皇当得挺没尊严的。

庆幸的是，我打心底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学问且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所以很乐意去视察这种有文学氛围的宝地。

御书房里静悄悄的。

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束着头发，戴着金冠，身子稳稳当当地坐在案旁，颇有些小大人的架势。另一侧一个高大男子穿着青袍，拿着一卷书册，笑望着太子，一派慈师的模样。两人轻声说着什么，太子答了一句，太傅很欣慰地摸了摸他的头。

此情此景，其乐融融，真是令我感动。

我贴在窗棂上，竖起了耳朵。

只听太傅道：“晋儿，咱们今天讲房中术怎么样啊？”

太子不但好学，看这架势似乎还事先预习了功课：“太傅您先说内容，我看看我懂了几成。”

我惊了，手差点没抓住窗户。

太傅：“太子如此聪颖，我想我只要点拨一下你就会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那边还在自谦，太子侧头拱手，颇为稚气地说：“哪里哪里，只是这会儿宫女也不在，没法练习。”

太傅突然停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这不是有现成的吗？”

勤奋又好学的太子问了一句：“谁？”

太傅悠悠游哉踱了几步，身形一晃，便错开了位置。于是我发现原来御书房里跪着一个人。

穿着一袭绯红衣衫，光线照在背影上，那人闻言抖了抖，跪趴在地上，顷刻间乌黑的头发如水般泻了一肩。

只简单一个跪着的姿势，便让单薄的衣衫勾勒出动人的曲线，光看那背影就觉得销魂。我心痒痒，心痒痒了。

“太上皇，您别激动，缓些看，注意安全。”

我慢悠悠地把手放下来，回头望了小太监一眼，又乖乖地把跨了一半的脚从窗棂上挪了下来。

这时屋里正传出太子热情却不乏稚嫩的声音：“来来来，美人啊美人……凑近些。别

害羞啊，本太子今儿个要临幸你。”

这小孩，不学好。也不知道这猴急的色模样是跟谁学的。

看着那绝色美人跪在地上抖得更厉害了，我这心挠挠得仿若有千万只蚂蚁在爬，麻痒得慌。

然后我觉得，这事儿严重了，于是气运丹田，踮起脚，“吱”的一声，将门踹开，挥着袍子进来了。

太子忙起身：“皇爷爷……”

太傅也鞠躬，双手拱着：“微臣叩见太上皇。”

“你们在做啥？”我表情很严肃，虽问着话但眼神仍止不住瞄向跪着的人。

太傅掀着袍子，向前迈了一步，低头很恭敬地说：“微臣正在给太子爷上课。”

“上什么课？”

太傅面不改色，答曰：“房中术。”

真大胆，这都敢说，也不知道掩饰一下。我还以为他们在长辈面前会有所隐瞒，可这会儿说得正气凛然，坦坦荡荡，我反倒不知该如何接话了。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我摇头一脸不赞成，觑一眼四周，撩起袍子便想坐着，好生看个明白。

哎呀，不对，我这会儿来不是为这件事的。

我侧身望着高大的青袍男子：“太傅……寡人不懂，太子为何要学这个，不是理应教些四书五经治国之道之类的吗？”

“陛下您怎忘了，我们这一脉有一神的后裔称为南纳族，七年一轮，如今又到了选弟子与内侍的时候了，若是吾国的皇子们能有一人入围，将是何等幸事。”

“可这是太子，将来要由他继承皇位。”

“若是太子能被选中，将是吾国的福气。”他一脸虔诚。

太子也一脸向往。

“还是不成，也不能这么糟蹋人啊。”

“皇爷爷，虽说您当年落选了，但也不能不让我去参加啊。”

我惊得抖了一把。

太子憋屈，用那悲愤的小眼神望着我。太傅也是一脸的不赞成。

我都不知道原来“我”有这么一遭光荣的历史，真是羞于见人，我一时之间面红耳赤，恼羞成怒。



“……都成这样了，那就由着你们吧，寡人还真不管了。”我挥袖，走到那跪着的美人身旁。上前一把将手伸入她胳肢窝下，很轻松地便将她提了起来，一阵清香袭来，我瞄了一眼她的脸庞，一时间虎躯一震，脚也有些站不稳了。

同为女人，她可真是叫人嫉妒啊，横看竖看都是个千载难遇的美人胚子呢，“不过这孩子，寡人要了。”

太子气不可遏。

美人低眉顺眼地跟我走了。

我心生一种我主沉浮的快感。突然间，觉得这个美人还真是越看越顺眼。

入夜。

我用了晚膳后，便屏退那些宫女太监，一个人躺在榻上翻开了刚寻来的书册与古本。

说来还真奇怪，这殿内书架上关于南纳人的资料还真齐全。

一卷又一卷都是歌颂赞扬，字里行间有些夸大其词，把南纳族人吹嘘得如同神仙一般，妙得无与伦比，说他们这一族人曾经生活在凡间，懂法术且长生不老。凡间的皇帝派兵围剿，试图盗取他们的长生不老之术，却没料南纳族的主公英勇神武仿若诸葛再世，平日温谦有礼的南纳人也不是好捏的软柿子，一时间凡人屡战屡败，哀怨四起，眼见就要引来一场浩劫。救世主……

咦，救世主啥？

后卷几页纸被活生生地撕下来了。

一盏昏黄柔和的灯光如月光般泄在我身上，玉般雕琢的美人一手执着灯，美目斜睨。我的心顿时柔软了。

这孩子自从跟着我来到这殿里后，就一直很乖。也不知道是在御书房那会儿被太子的举动给惊吓住了，还是原本生性就腼腆，总之不曾见她说话。不过这孩子心思倒是很细腻，人也很贴心。

我打了个哈欠，身子倚在榻上，就着那温暖的光，盯着膝头上的残文发呆。盯着盯着……竟有了新发现。

古本扉页上还写了几个蝇头小字，我眯起眼睛，念道：“南纳者体质秉性异常，生来雌雄同体。”

她突然凑了过来。

“有兴趣？”我掀着纸页，笑望着她。

她也笑了，静立在我身侧，只是摇头，眼里有着柔和的光，姿态很是美好。

我怔了怔。

美人小心翼翼地将灯放在案上，然后缓慢地蹲下身子，双手徐徐捧住了我的脚。

“你干什么？”

我大吃一惊，立马反应过来，她若主动侍寝，我可做不到。

她仍旧没吭声，但在我的注视下，脱了我的靴子，也不知从哪儿捧出了一盆温水，将我的脚泡在里面。

她的黑色秀发如水，清冷如月。

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总觉得那头黑发在灯光下泛着银光。她的脸被闪跃的烛火晃住了，睫毛遮住了眼眸，看不清神情，她看我的眼神有些不一样……究竟是哪儿不一样呢？

美人的手此时抚上了我的膝头，握住了我的手。

她抬头望着我，一张脸莹润如玉，细长的眼睛微眯，这副神态简直无助到了极点。结果她在我发愣的时候，将脑袋温柔地枕在我的腿间，然后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话：“对不起，不能为你找个更好的躯壳，阿蛮。”

我不由得瞪大了眼睛，这会儿终于知道哪儿不对劲了。

这是个男人的声音。

他的手抚上我额头的时候，我突然察觉到了两件事。第一，那轻飘飘软绵绵像是在云上的感觉又回来了。第二，这个人帮我洗完脚后，没擦手就又摸我的脸。

然后……

我便觉得视线里一片模糊，以后的事情再也想不起来了。

“想成仙吗？”

“想。”

“为何想做神仙？”

“仙者能长生不老。”

“非也非也，世间最厉害的可不是长生之术。长生不老指人可不食五谷，身子也可不受疾病困扰，永驻青春，延年益寿，但倘若此人受到不可抗拒的外力侵害，导致躯壳的经脉受损，心脉受创，连带着灵体也会受创。仙者幻化之体也同样如此，或遭天劫，或魂灭都难逃一死。因此，真真厉害的法术是‘寄魂术’。”

“何为寄魂？”

“三界六道皆能藏身。保存完好的畜道、凡人、仙人的躯壳，抑或是定力弱的活体皆为修者所用，魂不灭而永生。不仅如此，修者甚至还能继承宿体的能力。”

“那岂不是很厉害？”



“只可惜此法术因逆天而行，归于禁书之内。就算有幸拾得的仙者，也鲜少能修得此术。”

“那您呢，可曾修得此术？”

我……可曾修此术？

我猛然睁眼，脑袋疼得很，这会儿感觉与触觉都相当的迟缓，头皮像是被无数细密的针扎过似的，脑子里嗡嗡响了半天后，才隐隐听得帐外沉闷的交谈声。

“怎么还未醒？”

“太子殿下您先别急。”外头有人想撩帐子，却被拦住了。

是不能急，容我活动活动这把老骨头先。

方才做了个好生奇怪的梦啊。我复又合目养了会儿神。微微动了动手指揉着太阳穴，只觉得四肢百骸酥麻无比，却又陡然生出了一股力气，环在胸周围，后劲绵长。

……不太对劲儿。

我睁开眼，眨了眨。低头缓悠悠地瞅了一眼，看到自己身上盖着的并不是那一床绣着龙凤祥瑞的闷骚大红绢被。床依旧是象牙雕的楠木床，只是略微小了点儿，而且也不是龙榻。

而我，肤如凝脂，手指修长如柔荑。我震惊得立马坐了起来，只差没拉开裹衣往里瞅了。罗帐外的人明显感到了床里的动静，齐刷刷地往我这边望来。

“主子，您总算是醒了，再不醒来老奴的命也保不住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嬷嬷候在我身旁，直拿帕子揉眼。

我无语，顿时不知该如何宽解她。

杵在一旁的太子慢悠悠地挪了过来。看这样子似乎没去上课，身上只着了件很舒适的便服，头上也没戴金冠，便学着大人们的样子，用一只上好的古玉簪子别在了束起的发上，便算完事儿了。不过这一身也算是干净利落，光看脸就很养眼了。

他眨巴着眼睛望着我，轻轻试探地说了声：“大皇姐，这会儿觉得身子好些了吗？”

皇姐？

嘿，睡一觉醒来，他怎连称呼都变了。

我愕然。

“瞧，谁说我的皇姐好了，还不是这副傻傻的样子。”太子抓着我的衣袖，还扭头朝旁边的人求证。

这孩子学了谁？嘴皮子真欠抽。

我徒然手痒得很，十分想扯一扯小太子这张老气横秋的脸。可无奈身子还是使不出太大力气，只得作罢，愤愤然地改望别处。

“主子从小心智不清，却从未大病，今几个病成这样，以后可如何是好。”嬷嬷老眼又湿润了。

得……您这是变相地说我心残身也损。老子不和你计较。

我瞅着这嬷嬷估计也要感伤个半炷香、半盏茶的工夫，便趁机环顾了一下这间厢房。光线很明亮，物什很齐备的房间，只是很明显不是寡人住的那个殿。

而，我这会儿也不是那个太上皇。

有句俗语是怎么说来着，“有一就有二”。

虽然我深知其中道理，可当发现自己又换到了另一个身躯上时，还是忍不住心酸激动，感叹了一下。短短的几日工夫，怎能生出如此多的变故。莫不是我竟学到了人神共愤的寄魂术？

不可能啊，不可能。着实想不通啊。我纠结地扫了扫四周，想借此探出个蛛丝马迹。

“主子，您也别再打量这间屋子了，您走后的日子老奴会好好将它保持原样，等着您回来的。”

啊，去哪儿啊？我一下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嬷嬷一脸欣慰又担忧地望着我，捋了捋我的发，“您啊，总归是长大了，能听明白一些事儿了。这也好，等去了外头也不至于让人欺负得太狠了。我给您拾掇拾掇吧，莫误了进殿见使者的时机。”

是我真傻了，还是她老眼昏花。

总之，我觉得我们两人无法用眼神彼此沟通以至达到神交的地步。

她说等我去了外头莫被人欺负了和进殿是何意？使者又是哪个使者？

我若现在开口说话定会令他们起疑心。毕竟在我的印象中那个大皇孙女十分木讷，不爱多言。

……我该找谁求救？

“不成不成，”一旁的太子跺脚，转身倏地小奔，一屁股坐在离床不远的椅子上，“什么人不能选，偏要选大皇姐。南纳派来的使者怎这么让人难捉摸？大皇姐这愚钝的性子怎么能孤身一人生活在千里之外的上界啊？”

我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卧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

结果那小屁孩来到我床边蹲下，握着我的手，信誓旦旦地说：“大皇姐，您就好好躺着，皇爷爷生前最疼你了，你该乖乖地待在宫里，守着皇爷爷的牌位入太庙。我这就去跟父皇说，我替你去。”

我一时间还没能接受自己从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瞬间变到木讷的幼女身上的事实，精神颇有些受刺激。